

當教宗方濟各遇見大德蘭 — 談今日獻身生活

蔣範華

轉瞬間，已是 2015 年歲末了。在萬眾歡騰迎慈悲禧年之際，我們也無法忘記今年普世教會也熱熱鬧鬧地慶祝了兩件大事：一是由教宗方濟宣佈的**獻身生活年**。動機是為紀念《教會憲章第六章論及會士》及《修會生活革新法令》頒佈五十周年，時間是由 2014 年 11 月 30 日 — 2016 年 2 月 2 日。另一樁盛事，就是慶祝聖女大德蘭五百週年誕辰。這一年裡，因她的名所舉行的慶祝活動，例如：多彩多姿的宗教活動、學術研討會、藝術展、不同形式的文化、劇展、書展、翻譯等等都在全球各地如火如荼地展開。在聖女的誕生地，西班牙的 Avila，一波接著一波朝聖客更是由四面八方湧進。聖女大德蘭（Teresa de Avila）她到底是誰？一位十六世紀的隱修院的修女，為何贏得普世這許多的關注？首先，這位挑戰並顛覆當時獻身生活模式的隱修院的修女，享有不少令人驚羨的頭銜：她是加爾默羅會男女修會的會母。在世時，建立了 18 所隱修院。目前加爾默羅會有 13,000 女會員，遍佈全球五大洲的 800 多座隱修院；四千多位男會員，分佈於 500 所修院中。除此之外，除了是聖女，她還被尊為神秘家的宗師級人物及祈禱的導師。她雖然沒有受過正規的神學、哲學的教育，在當時的時代與教會背景裡，也沒有機會接觸整本的聖經。她對聖經的認識，都是來自日課、禮儀、聖書等。但是她卻也擁有作家的頭銜，著名的四大主要著作為：《自傳》、《靈心城堡》、《全德之路》、《建院記》；還有一些小品：《關係》（*Relaciones*），《概念》（*Conceptos*），《感歎》（*Exclamacion*），《會憲》

(*Constituciones*)，詩作等等。她所寫的信件，保存下來的有 500 封以上，實際寫的有幾千封。教會透過她的著作，認識了她的信仰內涵及深度，肯定之餘，敕封她一個至高的頭銜：教會史上的第一位女聖師。

即使連近代歷任的教宗對她也有極高的評價，我們粗略地摘錄於下：「普世教會的第一位女聖師，一位鏗鏘有力講論天主的人，她邀請我們與基督親密交往。她打開了服務慈母聖教會，並對她忠誠的新途徑。」（教宗保祿六世）「猶如引領人到泉源的一條河流，引領人到光源的一線光輝。」（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教宗本篤十六世更讚譽大德蘭為「真正生命的導師」。至於現任教宗方濟各，對聖女大德蘭的評價是：「我將獻身生活年與大德蘭誕生五百週年的不期而遇，視為天主上智安排之下的恩典。因為在大德蘭身上，我們看到一個頗具吸引力的，徹底自我給予的典範；她的確名至實歸。」¹

接下來，我願做一個大膽的嘗試與努力：在回顧教宗方濟各所提出的獻身生活年通諭中對奉獻生活的詮釋與期許之餘，以大德蘭對奉獻生活所提出的洞見作對照及反省。

教宗方濟各認定奉獻生活年的目標：首先，是**心懷感恩看過去**。「為了保持我們的特色，加強我們結合如一個家庭，以及我們共同的歸屬感，細說我們的歷史是必要的。這不但是一種考古，或是單純的懷舊，也要求追隨前輩們的足跡，為的是把握啟發會祖及初創團體的崇高理想、遠見和價值。如此，我們可以看出神恩如何在過去年代中生活出來，它如何激勵了創意，遭遇到的困難，以及克服那些困難的方法。我們也可能遇到矛盾的情

¹ 教宗方濟各致西班牙 Avila 的 Jesus Garcia Burillo 主教函，2014.5.10。

況，那是人性弱點的結果，有時是疏忽了神恩的某些主要觀點。可是概括而論，一切都是有益的，可做為悔改的召喚。細說我們的歷史，就是讚美天主，感謝祂的一切恩惠」。他認為大德蘭讓我們更有理由「心懷感恩看過去追隨前輩的足跡，以捕捉啟發及初創團體的崇高理想、遠見及價值」。²

教宗鼓勵我們以滿腔熱忱活在當下：他向我們提出一個很實際的問題，更好說是邀請：如何對福音的「挑戰」開放：邀請我們捫心自問：福音真是我們每日生活的「守則」和做決定的「指南」嗎？面對福音的要求，教宗希望我們以徹底及誠摯的態度：閱讀、默想並身體力行。其實，他願邀請我們這些福音的跟隨者反省一個更深並至關緊要的問題：耶穌真是我首要及唯一的愛嗎？因為唯有從耶穌那裡才能學到愛的意義與實踐。有了祂的心，才能愛。因此，他繼續問：在今日的社會和教會中，我們的職務、事工和臨在，是否都符合聖神對創會人的要求及所追求的目標？是否還有一如既往的熱情，分擔民眾的苦與樂，瞭解他們的需求，幫助他們呢？

教宗的這幾個直搗人心的問題，在大德蘭身上找得到答案嗎？在引述大德蘭的回應之前，我們不妨花一點時間去探討一下大德蘭與耶穌的關係。首先，她的天主觀，她如何看天主？她一而再、再而三強調的是：「凡我未曾經歷，或在他人身上未曾見過的，或祈禱時，上主未曾明示我的事，我將一概不提。」意思是，她從不說她沒有經驗的事。而她所經驗到的「天主」是在她存在的最深處，一個真實、活生生的非常可親的「你」（《自傳》26, 5），而非「您」。天主對她而言，不僅親密，更是她生

2 2015年教宗方濟致加爾默羅總會長信函。

命的主角，她的全部（《自傳》1, 1）。大德蘭的《自傳》這部書，就是鮮明的例子。與其說這部書是大德蘭的傳記，更不如說，是對天主恩慈的記載來得恰當。因為整部書真正的主人翁就是天主，一個通傳自我、主動、無償賜予的天主，是她生命的主角。聖女所處的時代是一個箝制女性神修的時代，而一名女子可以這樣親切、深刻地描述天主在一個人生命中活生生的臨在，可謂平地一聲雷的創舉。「至尊陛下開始向這靈魂通傳自己，祂願意靈魂體驗祂為何這麼做。祂這麼親近靈魂，而且靈魂可以自己和天主說話，不必大聲喊叫，因為天主就這麼近。」（《自傳》14, 5）而大德蘭口中、心裡的天主，不僅在她的生命中，還鑒臨於受造物中：「觀看田野，流水和花朵這些事物使我想起造物主」（《自傳》9, 5），甚至在「鍋碗瓢盆之間」（《建院記》5, 8）。

祂的特質是仁慈無比：大德蘭整個生命最亮麗的色彩，就是確認，宣佈並歌頌上主的仁慈：「信賴上主的溫良慈善，祂的慈善大於我們所能做的所有惡事，而當我們願意恢復與祂的友誼時，祂不會記得我們的忘恩負義。」（《自傳》19, 15）在聖女的經驗裡，仁慈的天主是經常是一個等待她許久的天主。（參閱：《自傳》序）「我記得當我重重地打擊祂時，祂給我的是慈悲。」（《自傳》38, 16）「祂絕不會倦於給予，祂的仁慈也不會耗竭，願我們不要倦於忍受。」（《自傳》19, 17）這個**天主**，同時**也是救援的主**，賜下悔改的恩典：這個經驗點基於她信仰生活中長達十九年的奮戰（1534 — 1553）。她很誠實地說：「自從我開始祈禱以來，二十八年中，有十八年之久，我常陷於交戰與衝突中，在與天主的友誼及與世俗的友誼之間掙扎。」甚至有一年的時間，她甚至全然放棄祈禱。但是當大德蘭緬懷於天主的無限

仁慈時，她情不自禁地這樣讚歎：「我靈魂的主，我怎麼才能極力稱揚，這幾年你所賜給我的種種恩惠呢？正當我最冒犯你時，你以非凡的悔改，快速來預備我，品嚐你的恩惠及禮物！……我的君王，你用厚重的禮物（恩典）來懲罰我的罪行，處罰我的罪。」（《自傳》7, 19）她記得：「當我（以犯更多的罪）重重地打擊祂時，祂卻賜給我更多的恩典。」（《自傳》38, 16）加爾默羅會詮釋大德蘭的權威人物之一 Fr. Maximiliano Herriaz OCD 說得好：「對她，及她那個時代與今日的讀者而言，這段『不忠』的時期到『知道她自己如此被愛的』時期，是更有價值、更具意義的經驗。因為她傳達給我們的，是一個將她充滿愛意地包裹住，並將她重新再造的天主。」³

總而言之，在她深深體會到罪惡越大時，卻益發體會「祂的大慈大悲更加燦爛輝煌」（《自傳》14, 10）。在體驗天主的無限慈悲的同時，深深體會到自己的卑微。多少次，她在自傳中稱自己為「卑劣的女人」。這份自我認知，非但沒有拉遠祂與天主的距離，相反的，使她對祂的依恃更加深厚。

正由於她所經驗的天主的仁慈是這樣的鮮活，可親，而這份對主的恩慈濃郁的信任，在她對祈禱的詮釋有舉足輕重的分量。由於這樣的一份「關係」，而非「理論」或「推理」，聖女居然大膽地將祈禱詮釋為「天主與人之間的友誼」。膾炙人口的定義莫過於「如果有人還沒有為了愛天主而開始祈禱，我懇求他不要錯過這件大好的美事。不用害怕，只管渴望。因為即使不前進，不努力成為完美的，以堪當主所賜予的喜樂及禮物，只要他稍作努力，就會逐漸理解通往天堂之路。如果他堅持，我相信天主的

3 Maximilian Herráiz García OCD, *Teología y Antropología. Formación Humana en Santa Teresade Jesús*, 2015.12.

仁慈，祂不會虧待任何一個把祂當朋友的人。心禱不是別的，就是與天主像朋友一樣的交談，常與我們知道愛我們的那位獨處。你們固然不愛祂，（因為如果是真愛，若願友誼長存，就應注意我們自己本性的限度：天主的本質是不可能有任何缺陷的，但是我們卻是有瑕疵、有肉欲的，並且會忘恩負義的）但你們也不可能因為如此愛祂，救恩就因此一蹴即成了。因為它並不取決於你們的本性，它取決於如何贏得祂的友誼，以及祂對你們的愛。你們得花很多時間與祂共處，因為祂畢竟與你們如此不同。雖然你們必須經過這些困難，但是卻非常值得這樣做。」（《自傳》8, 5）其實，大德蘭要說的是，祈禱並非一系列的簡單的操練，而是進入一種彼此有互動的親密的關係。天主，更不是一個遙不可及的、抽象的天主；相反，祂「住在靈魂的中心」（《自傳》40, 6；《全德之路》28, 2；I《靈心城堡》1, 1）這親密關係，與任何一個人間的親密關係一樣，若要達到心心相印，則需要相互承諾、用心經營。她的這個對祈禱的定義，對我們這些度奉獻生活者而言，猶如暮鼓晨鐘，再將我們領回到奉獻生活的根源。可惜的是，多少次，我們打著「敬主愛人」的旗號，將自己堂而皇之地埋沒於「工作至上，服務第一」的洪流中，與主的關係是既疏離又陌生。

大德蘭強調這親密關係脫離不了十字架！她要我們「雙目注視著被釘的耶穌！」她心目中的靈修人：「就是做天主的奴婢！十字架的烙印就是祂的標記。因為他們已將自由獻給祂了，所以祂可將他們賣給全世界做奴婢，如同祂一般」。（VII《靈心城堡》4, 8）而她自己真正的皈依，就是由看見一尊受苦的耶穌的像開始的。「有一天，當我進入小經堂時，看見一尊聖像，是借來供修院慶祝某個節日用的。聖像展現出遍體鱗傷的基督，很虔誠

的聖像。我望著聖像，看到祂那個模樣，萬分痛心。因為聖像展現出基督為我們忍受的痛苦，栩栩如生。我深深感到，為了這些聖傷，我對祂的感恩是多麼微不足道。我覺得，我的心要破碎了。我跪倒在祂面前。淚流如注，祈求他一步到位地堅固我，使我永不再冒犯他。」（《自傳》9, 1）對耶穌的人性的發現，使她開始了她的密契經驗。「我已極端不依恃我自己了，我把全部的依恃都放在天主身上。」「自此之後，我在德行的路上，常是長足的進步，沒有停留。」（《自傳》9, 3）

在這個大前提之下，大德蘭所謂的獻身生活者，不外：做耶穌的摯友及福音見證。《全德之路》這部書原是應當時在若瑟隱院的十二位修女之邀寫的。在其間，她清晰提及獻身生活的三個基本德性：相親相愛、無執（detachment）與謙遜（《全德之路》4, 4）。這三個基本德性，對今日的獻身生活而言，依然保有它歷久不衰的芬芳。

1. 彼此相親相愛

大德蘭與主的親密經驗，使她體會到在祈禱中是營造與天主的友誼的同時，手足情誼的修煉是不可或缺的。面對當時即使在隱修會中，修女們還保持著外面社會的不同階級的陋習：她所提出斬釘截鐵的原則是，「在團體內大家一視同仁：人人都必須是朋友，都必須被愛、被疼愛、被幫助」。（《全德之路》4, 7）理由很簡單，「因為愛可以遮掩許多罪過，任何令人厭煩的事，對彼此相愛的人而言，無不感到輕鬆容易。即使原本極感厭煩的事，也會生出愉悅」。除此之外，她格外要求團體成員對所謂的「特殊友誼」提高警覺，「因為很容易造成姐妹之間的厚此薄彼，特別是在女性的團體裡。例如：當自己的朋友受委屈時，會

為她打抱不平；常希望對她施些小恩小惠；盡量找時間跟她聊天，並且與其多次鼓勵她怎麼愛天主，告訴她的反而是怎麼愛她」。聖女確認像這樣的親密友誼，很少能幫人更愛天主。相反的，魔鬼會藉此開始在修會內拉幫結派。（《全德之路》3, 5-7）她甚至提醒她們之間「不要隨便使用過分親暱的話語來稱呼對方，因為溫柔的話語是只為淨配保留的。因為我們必須常與祂相處，單獨與祂在一起」。（《全德之路》9, 8）再者，聖女認為如果姐妹之間彼此是親戚的關係，那就簡直是瘟疫了！因為這力量本該完全用來愛天主。（《全德之路》3, 5-7）她毫無懷疑的確定「分黨分派、野心勃勃、為了面子，勾心鬥角……是修院中的萬惡之首。當這些事發生時，你們必要喪亡，因為你們已將你們的淨配趕出修院了」。（《全德之路》7, 10）大德蘭對愛的標記的定義是：「努力承擔修院內的勞苦工作，減輕其他姐妹的辛勞。當見到他們的德行增長時，歡欣喜樂，極力稱揚天主。以溫柔和喜悅彼此相待」。（《全德之路》7, 11）這與教宗方濟各在奉獻生活年的宗座牧函中對獻身者所表達的期許成為：「共融的專家，合一計劃的見證與設計師」，有異曲同工之妙。

2. 無執（detachment）

聖女大德蘭認為它應是獻身生活的第二個特質。因為祈禱的效用之一基本上是將我們由凡庸的世務，世俗的價值中釋放出來，對受造的萬有，視若糞土。而解開所有被世俗所捆綁的羈繩的目的，不是在虛假的「超脫」中自我陶醉，而是為「唯獨擁抱造物主，向造生我們的『萬有』全然付出自我」。也就是說，恢復到天主子女的本來面目，為祂而生，被祂所造，與祂親密結合。無執包括：「相反私意：除去對細微瑣事的迷戀，全神貫注

于永恆的事物上」。(《全德之路》10, 2, 5) 甚至「除去對肉身的偏愛：全然交託給上主，不怕死亡與疾病」。(《全德之路》11, 5) 在《自傳》這本書中，她也坦然承認自己曾經如何極其愛惜羽毛，講求面子：「我害怕失掉榮譽……沒有一件事情可以在這一點上動搖我，也沒有任何人的愛情使我在這事上退讓。」(《自傳》2, 4) 但在皈依之後，「我已極端不依恃我自己了，我把全部的依恃都放在天主身上」。(《自傳》9, 3)

認識大德蘭的人，都說她是一個熱情洋溢的女性。她也很誠實地，不止一次地述說自己在感情上迷失的經驗，「因為我很愛他，我是這樣輕浮和盲目……我向他表示更多的愛，我的存心是好的，但行為則不好」。(《自傳》5, 4) 「無執」使她將自己由情感依賴的桎梏中解放出來。「有一天我祈禱了很久，祈求天主幫助我在一切事上悅樂祂……我聽到這些話：『我不願你再和他人交談，而是和天使交談』……這話已應驗了，因我不再繫戀任何的友誼，或對任何人尋求安慰或擁有特別的愛……是天主所給我的自由與力量，是我多年用盡全力，無法靠自己獲得的。」(《自傳》24, 5-8)

3. 謙遜

這個德行，雖然是大德蘭在論及奉獻生活的三個重要的德性時，最後提到的，不過對她，「卻最重要的，並涵蓋一切」(《全德之路》4, 4)。教宗方濟各在他奉獻生活年的牧函中也提及謙遜，他說：「奉獻生活年也成為一個機會，來謙遜的承認自身的軟弱，同時極大的信賴天主的愛(參閱若一 4:8)，以便使這一年的生活成為對上主仁慈之愛的經驗。」對聖女而言，謙遜不是一天到晚低頭捶胸承認自己的不是。它既不是自卑，更不是

自貶。相反的，它真正的意義包含自我接納，意識到自己的尊嚴，福傳的勇氣，感恩及對天主的信任。她將謙遜與隨時待命緊密相連。「真正的謙遜是非常認真的隨時待命：無論上主願意如何處置都感到滿意。它精煉並淨化祈禱的人面對自己，直到可以真心誠意地對天主說：『願爾旨承行』。謙遜是在祂及眾人前，走在真理內。」（《全德之路》17, 1）所以它是祈禱主要的修行。而大德蘭所謂的「真理」，可謂意義深遠：「自知是負債者。時常記得，我們的存有是來自天主，祂從無中造生、支撐我們。所有的福祉都來自祂的死亡與苦難。」（《自傳》10, 5）「當祈禱根植於謙遜時，它真實的果實就是愛。耶穌在十字架上的『是』：是對父的意願及對眾人的愛。」（《自傳》10, 4）這真理，是大德蘭非常重視的「自我認識」的基石。「我認為，如果我們不力求認識天主，就無法完全認識自我。注視著祂的宏偉，我們會覺察到自己的卑微。」（I《靈心城堡》2, 9）

聖女大德蘭之所以有這樣的天主觀，當然與她對人有一個無可救藥的樂觀的人學的看法是分不開的：在她在世的聖德與人性成熟達到至極時，所寫下的《靈心城堡》一書，開宗明義，就將人的靈魂描述成「一座完全由鑽石及明亮的水晶所建成的城堡」，而這城堡的主人就住在其中（I《靈心城堡》1, 1）。她深深相信人的尊嚴不在外面，而在他內心的最深處：在基督的降生的奧跡，或在耶穌的人性中找到。「在我們內有更寶貴的東西，遠超過我們從外面所能看得見的，無以倫比……如果我們努力留神記住，在我們內有像這樣的貴賓，我們就不會這樣關注世上的事物。因為相較於我們內在所擁有的，外在的一切，是多麼低賤。」（《全德之路》28, 10）所以，人根本是向天主開放的，注

定由存在的最深處，與天主有「關係」。這關係是在與天主及聖三的結合中達到極致。

聖女除上述所說的奉獻生活的三個德性之外，還有兩個不得不提的法寶：**義無反顧**及**喜樂**。

義無反顧

是指她對於祈禱生活所做的破釜沉舟的決定：「不論發生任何事，水來土擋；不論工作如何辛勞，多少流言蜚語，不論是否到得了目的地，即使死在途中，或對在祂內的工作灰心喪志；甚至世界都塌陷了……不達到目的，絕不罷休。」（《全德之路》21, 2）這個字，在聖女的著作中共提了 313 次，她之所以這麼重視它，絕非虛張聲勢，而是指她自己在意志上，對修道生活的品質及堅持祈禱上所做的抉擇。

喜樂

教宗方濟各談及奉獻生活時⁴，他認為喜樂是奉獻者的標記：「哪裡有修道人，哪裡就有喜樂」。這喜樂的泉源不在於聲色肉慾的滿足，而在於在團體中所活出的真正友愛：在教會的服務中；在家庭；在服務青年、老人和窮人時。藉著我們全部的付出，實現我們身為人的價值，並給予我們生命的圓滿。甚至到了希望在我們中間看不到憂愁的面孔，不高興和不滿意的人，因為「一個不愉快的跟隨者是一個不愉快的跟隨」。我們也是一樣，如同其他的男男女女，我們會遇到困難、精神的黑夜、沮喪、疾

4 台灣天主教男女修會會長聯合會譯，《教宗方濟各致全體虔獻身生活者書函》（台灣天主教修會會士協會）。

病、體力的衰退。恰恰是在這裡，我們應該找到「完美的喜樂」，學會認出基督的面容，他完全相似我們，因此，嘗試喜樂地讓自己完全相似他，為了愛我們，他沒有拒絕接受十字架。明顯的，教宗所說的喜樂是一個與十字架密不可分的喜樂。再次，我們在大德蘭內找到了迴響：多少次，聖女鼓勵她的姐妹們注視著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基督，並尋求復活的祂。「轉眼看看祂」（《全德之路》26, 4），「不要離開十字架」（《全德之路》26, 5-7），因為祂是「一個真正的好朋友，幫助、堅強、永不捨棄我們」。（《自傳》22, 6）勸勉她的姐妹們，在沮喪、灰心喪志時，「只要想像祂如何離開墳墓，你們就會歡欣喜樂了」。（《全德之路》26, 4）教宗繼續說，「祂的愛，是一份具有傳染性並無可遁藏的喜樂，因此也情不自禁地傳遞給了她周遭的人。福音不是一個靠努力才能拖得動的沉重的鉛袋，天主是充滿人心喜樂的源泉，促使它為兄弟姐妹服務！」

大德蘭與教宗方濟各有志一同的是，與主的深刻相遇不是促使我們固步自封，局限於自己所熟悉的小圈子裡，或滿足於神修自戀中，相反，就像大德蘭呼籲我們的去恢復我們彼此之間關係中福音的真髓，創建福音化的團體。與主的深切相遇，甚至合一，一定是導向對近人更深的愛及無條件地服務。

聖女大德蘭以她自己的生命經驗與見證，為奉獻生活添上一抹璀璨的色彩。它的璀璨，不會令人睜不開眼，相反，將我們帶到一個高瞻遠矚的基督徒的視野，在歷史的長河中，歷久不衰。停筆之際，湧上心頭的是教宗方濟各今年寫給加爾默羅會的總會長的信中的一句話：**大德蘭，教會的女兒，謝謝妳！**

因為在「速食」文化充斥的世界裡，妳始終如一地活出了「永恆」（《自傳》1, 5）。

在沒有希望的世界裡，妳展現的「迷戀耶穌的心」所結出的豐盈果實（《詩》5）。

在充斥著眾多偶像的社會裡，妳留給我們「有主萬事足」（《詩》9）的見證。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